

政黨提名策略¹與派系輪政 之競局理論分析*

姚惠忠

銘傳大學兼任講師

本文以競局理論模型，透過連續均衡概念，發現唯有當決策者提供資源的成本位於適當區間的情況下，決策者的策略性表態，才具有完全的訊號作用。而且，當國民黨提名導致派系雙雙投入選戰之機率，大於國民黨開放導致派系雙雙投入選戰之機率時，國民黨反而會採提名的策略。顯示派系皆投入選戰，並非國民黨所不樂見的局面。因此，派系輪政只是國民黨維持兩派系均衡的工具而已。當挑戰慣例之派系力量越大，國民黨越可能扶持「應該輪到執政」的派系，而當挑戰慣例之派系力量不大時，國民黨反而會以開放之策略，讓「應該輪到執政」的派系倍感威脅。

關鍵詞：競局(賽局)理論，信號競局，選舉，政黨提名，地方派系，
派系輪政

一、前言

長久以來，地方派系² 在臺灣的政治舞臺上，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

*特別感謝三位匿名評審之不吝指教，作者從中獲益良多。本文如有謬誤完全由作者自行負責。

1 所謂「提名策略」係指包含「提名」和「開放」兩策略的策略集合 (strategy set)。

2 所謂地方派系係指「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緣、血緣、家族或社會關係為基礎，相互聯合以爭取地方政治權力」的非正式組織 (陳華昇，1993:5)。

收稿日期：86年8月12日；接受刊登日期：87年3月2日

色。解嚴之前的威權統治時期，地方派系憑藉著國民黨恩寵系統下的政治經濟優勢地位，相當程度的主導了台灣地區的選舉競爭；解嚴之後，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壟斷局面逐漸消退，政治競爭雖然已經向合理化的方向邁進，國民黨卻依舊維持與地方派系的緊密政治聯盟關係（黃德福，1990:95）。

地方派系為什麼在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先就派系存在的普遍性來說，陳華昇（1993）指出：「在台灣省 16 個縣中，有 14 個縣存在有派系對立的現象；張茂桂和陳俊傑（1993）的調查更顯示，除去山地與離島之外的 275 個鄉鎮市中，213 個有所謂的派系，而且其中 166 個鄉鎮有明顯派系對立的情況。」

其次，地方派系積極地參與各項選舉，使得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民代表、農會、漁會、水利會、信用合作社的理監事，大多數皆是地方派系成員的天下。所以說地方派系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對於地方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力（陳東升，1995:138-9）。

有學者指出，國民黨在地方上往往同時扶植兩個派系，目的在於使其相互牽制，以防止派系的坐大（王振寰，1996:239）。也有人認為，國民黨有意無意製造派系，利用派系，利用黨的權威行提名與不提名，扶持或打擊另一派系，以掌地方政權（游光明，1994:93）。因此，有人認為國民黨為了維持派系的平衡發展，在若干佔有優勢的縣市裡，主導或配合所謂「派系輪流執政」的不成文慣例，例如桃園縣的「南北輪政」、苗栗縣的「劉黃輪政」、台中縣的「林陳輪政」、台南縣的「山海輪政」、高雄縣的「紅白輪政」，以及花蓮縣的「閩客輪政」。

作為一個擁有相對優勢資源的執政黨，國民黨為何在這些地區（或年代）允許，甚至助長此種慣例的形成？這些慣例是一種歷史的偶合而產生？或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如果國民黨提名該輪到執政的派系，反而使兩派皆投入選戰的機率很高時，國民黨是否有可能仍提名該輪到執政的派系？如果是，那是否意味著國民黨刻意藉著輪政慣例，維持兩派系的勢力均衡？換言之，所謂的輪政慣例，可能就不是一種歷史的偶合，而是國民黨有意的一種安排！

這個問題，在以往探討台灣地方派系與選舉的政治學或社會學文獻中或有提及。但是，以往對派系的描述多偏向一般整體性的類型分析，以及派系

與選舉結果的相關性探討（游光明，1994:26）。而較缺乏政黨與派系之間，或派系與派系之間互動過程的描述和考慮。因此，本文嘗試以競局理論（game theory）模型，透過連續均衡（sequential equilibrium）³ 作為均衡概念（solution concept），對政黨刻意透過派系的相互牽制與平衡，以達到操控派系，掌握地方政權的現象，以形式邏輯（formal logic）提出明示性的理論解釋。

另外，國民黨的提名策略（提名或開放），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具有充分的訊號（signal）作用呢？如果國民黨提名該輪到執政的派系，是否意味著國民黨維護慣例的決心，因此國民黨一定會全力支持被提名的派系候選人？反之，如果國民黨採開放的策略，是否代表國民黨摒棄慣例，而一定不會協助該輪到執政的派系取得政權？這些問題，本文亦將一併討論，並佐以啓示性個案展示（heuristic case illustration）法，驗證對照說明理論分析之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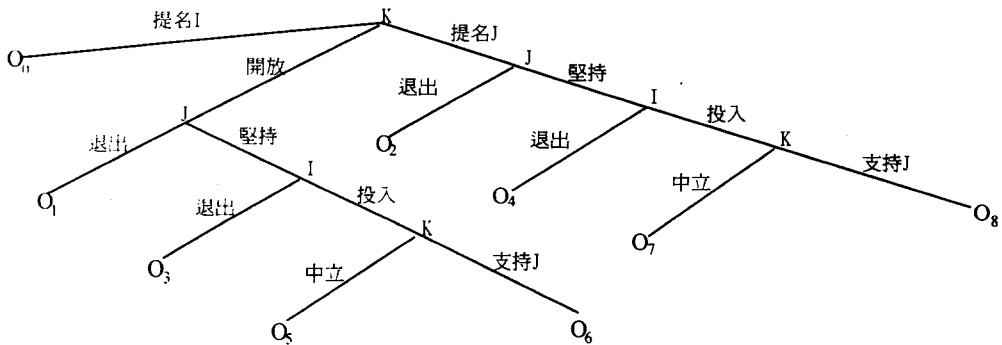
二、模型

本模型假設同屬一政黨（ K ）的兩個地方派系（ I 與 J ），依過去慣例， J 為輪到執政的派系， I 則為意圖打破輪政慣例的派系。換言之，競局者（player）共有三位： $N = \{I, J, K\}$ 。

一般而言，「不該輪到」執政的派系 I ，總會有挑戰慣例的企圖或想法；然而「應該輪到」執政的派系 J ，則會強調維護慣例的重要性，而要求政黨 K 提名該派系。為了分析簡化起見，我們也假定，在此地區（或縣市），政黨 K 具有相當的優勢，因此暫時不考慮其他政黨或政治勢力的挑戰或威脅。在此情況下， K 面臨究竟應該站在維護慣例的立場提名 $J(m = m_1)$ ，或是應該採取開放競選的策略（ $m = m_0$ ），再努力協調，視雙方最後情勢再伺機而動，或是甚至摒棄慣例而提名 $I(m = m_{-1})$ 呢？

3 在其他競局者的策略既定，且競局者之猜測皆以貝氏法則計算而達一致情況下，所有競局者的策略，皆能夠使其效用極大化，此一策略稱為連續均衡策略。換言之，「連續均衡」即一組策略及猜測系統，滿足連續理性和一致性的條件（Kreps and Wilson, 1982:872）。

不論 K 採取何種策略， J 都必須慎重考慮，是否堅持到底而投入選戰？如果 J 堅持慣例而不願退讓， I 則必須仔細評估是否真要加入選戰以搶奪這原本「不該輪到」的政權？當 I 也決定投入這場選戰時， K 將面臨是否以實際行動（可能是財力或選票的支援）支持 J 打這場選戰？本競局的擴展式 (extensive form; Morrow, 1994 and Ordeshook, 1986) 如圖 1⁴ 所示。



〔圖 1〕

首先，政黨 K 可透過「提名 J 」、「開放」或「提名 I 」來表示其對相互競爭之 I 、 J 兩派系的支持態度，由於 J 為此輪「應該被提名」的派系，故 K 若選擇了「開放」應對派系 I 具有鼓勵的作用。無論 K 之選擇為何，接下來 J 必須決定是否留在選局之中。故 J 於此有「堅持參選」及「退出選局」兩種可能選項，吾人並假設 I 在 J 退出情形下必定會代表 K 黨參選。然而若 J 堅持參選，則 I 必須思考兩敗俱傷的可能（成本）而選擇「堅持參選」或「退出」。如果 I 選擇了退出， J 將單獨代表 K 黨參選，則 J 應可在成本較低的情況下輕鬆地贏得選戰。反之，若 I 堅持不退，則 K 面臨了必須在 I 、 J 同時

4 由於 K 的決定對 I 、 J 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 I 、 J 絕對有理由視 K 的 signal 來決定其參選與否，故本模型以 sequential 形式來加以展現。至於 J 為何比 I 先行動呢？因為 J 為此輪「應該」輪到執政的派系，當 K 提名 J 時， J 必須作出是否接受提名參選之決定， I 則可視 J 的態度之後，再作出決策；另當 K 採開放競選之策略時， J 也必須先作出適當之反應，因為 I 不急於表態，俟 J 表態後， I 再決定參選與否，更可保障其決策的正確性。

參選的情況下，選擇支持 J 或保持中立（亦即不支持 J ），在面對其他政黨競爭仍具有優勢的假設下， K 所必須考慮的是其在這兩種情況下報償的差異。

吾人並假設當 K 提名 I 結果為 (O_0) 時，不論 I 、 J 是否投入選戰， K 之報酬中都必須負擔提名成本及誠信成本，且假設 K 違背慣例所負擔之提名與誠信成本太高，因此 K 不會提名 I 。

以上的劇情，共有八種可能的結果出現，分述如後：

O_1 ：表示 K 採開放之策略， J 在沒有 K 的確定支持下知難而退，形成政黨內只有 I 派系候選人參選的局面。

O_2 ：表示 K 提名 J ，但 J 在衡量情勢後，認為即使有 K 的協助，也難與 I 抗衡，因此退出選舉。

O_3 ：表示 K 採開放之策略， J 則堅持慣例投入選戰， I 則知難而退，形成政黨內只有 J 派系候選人參選的局面。

O_4 ：表示 K 提名 J ， J 也堅定地投入選戰， I 在 K 與 J 合力的情勢下，自覺勝算不大，而退出選舉。

O_5 ：表示 K 開放競選， I 、 J 雙雙投入選戰，最後 K 保持中立，不介入選戰。

O_6 ：表示 K 開放競選， I 、 J 雙雙投入選戰，最後 K 仍以實際行動支持 J 爭取「應該輪到」的政權。

O_7 ：表示 K 提名 J 情況下， I 、 J 雙雙投入選戰，最後 K 卻保持中立，沒有支持 J 。

O_8 ：表示 K 提名 J ， I 、 J 雙雙投入選戰，最後 K 也以實際行動支持 J ，展現維護慣例的決心。

競局理論的報償 (payoff) 將決定於勝率的高低以及加入戰局所必須負擔的各項成本。一般而言，勝率越高的競局者，其報酬也越高。假設 K 提名 J 且介入協助 J 情況下，各競局者的預期報酬 (expected reward) 分別為 c_i ， c_j 與 c_k ； K 採開放競選之策略且介入選戰協助 J 情況下，各競局者的預期報酬分別為 b_i ， b_j 與 b_k ；若 K 提名 J ，最後卻保持中立，各競局者之預期報酬分別為 a'_i ， a'_j 與 a'_k ；若 K 開放競選，最後也保持中立，則各競局者之預期報酬分別為 a_i ， a_j 與 a_k 。為了分析簡便起見，我們假設這些預期報酬皆在

0 與 1 之間，即 $0 < a_N < 1$ ； $0 < a'_N < 1$ ； $0 < b_N < 1$ ； $0 < c_N < 1$ ，for $N = \{I, J, K\}$ 。

派系 I 或 J ，只要投入選戰，假設他們都必須負擔選戰成本 w_i 與 w_j 。⁵ 至於 K ，如果堅持慣例，亦即 K 最後一定會以實際行動支持 J 時， K 必須負擔堅持慣例的成本 w_k 。由於 K 堅持輪政慣例，必定傾全力協助 J 打贏這場選戰，其所花費的成本，包括金錢的付出以及可能與 I 決裂的代價。當 I 的花費越大，或 I 反彈的情緒越大，導致 I 從此離開 K 陣營的機率越大時， w_k 將越大。而且， I 、 J 只知道自己及彼此的成本，對於 K 的成本並不確知；至於 K 對自己及 I 、 J 的成本都知道，因此本模型為一單面的不完全訊息 (one-side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模型 (Powell, 1987 and Powell, 1988)。⁶ 正如 Powell (1987) 所指出：「完全訊息與不完全訊息競局的差別在於：第一個競局者在作決策時，他並不確知其所面對的對手究竟屬於哪一種類型。」為了簡化起見，我們假設 w_i 、 w_j 與 w_k 皆為 $[0, 1]$ 區間的單一分配 (uniform distribution)。

另外，如果 K 採取提名之策略，雖不表示它必然會傾全力支援 J ，但提名的過程，對提名人選的介紹告知，尤其是因提名而引起另一派的反彈，都可能使 K 必須負擔成本，我們稱之為提名成本 (nomination cost) e_k 。當選戰越激烈、提名的人選知名度越低或因提名導致 I 倒戈向其他陣營的機率越大時， e_k 也將越大。而且如果 K 提名 J ，卻在選戰中保持中立，由於 K 沒有以實際行動支持其所提名的 J ，因而使 J 產生對 K 的信任危機，因此 K 必須負擔所謂的誠信成本 (honor cost) h_k 。當 K 保持中立引起 J 反彈情緒越

5 I 、 J 的選戰成本， w_i 與 w_j ，包括選舉上各種花費，以及可能因為與 K 關係變動所必須負擔的代價。

6 Powell 在這兩篇文章中所呈現的為不完全訊息情況下，重複 (repeate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的兩人賽局模型，1987 的文章為單面的 (one sided) 不完全訊息，1988 則為雙面的 (two sided) 不完全訊息，這兩篇文章最巧妙的設計在於每個階段風險 (risk) 增加的設計，其最重要的結論為：衝突的發生是因為資訊的不完全所引起。如眾周知，當競局參與者由兩人擴充至三人時，將會發生基本性質的改變。本文試圖以單面不完全訊息且非重複 (non-repeated, one side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的三人競局模型，探討資訊不完全對決策者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同時，依之增進吾人對政黨提名與派系競爭關係之瞭解。

大，甚至從此離開 K 陣營的機率越大時， h_k 將越大。

當 K 提名 J 時，如果 J 認為勝算不大，或受脅迫等因素而退出選舉的話， J 必須負擔失信於 K 的誠信成本 h_j ；如果 J 堅持參選，而 I 認為勝算不大或因 K 之勸退而決定退出選舉時，我們假定 I 因「信守」輪政之承諾，而有 honor payment (h_i) 之報酬。

當 K 採取開放之策略時，如果 J 衡量情勢後知難而退，使選情趨於單純時，我們假定因 J 「識相」，而能夠獲得 side payment (s_j) 的報酬；如果 J 堅持不退讓，反而是 I 「識相」地主動退出時，則 I 能獲得 s_i 的 side payment 作為退出選舉的補償。

經由以上假設，可以整理得到八種情況下各競局者的報償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競局者之報償表

	O_1	O_2	O_3	O_4	O_5	O_6	O_7	O_8
I	1	1	s_i	h_i	$a_i - w_i$	$b_i - w_i$	$a'_i - w_i$	$c_i - w_i$
J	s_j	$-h_j$	1	1	$a_j - w_j$	$b_j - w_j$	$a'_j - w_j$	$c_j - w_j$
K	1	$1 - e_k$	1	$1 - e_k$	a_k	$b_k - w_k$	$a'_k - e_k - h_k$	$c_k - w_k - e_k$

由於 K 介入選戰以實際行動支援 J 時， J 的勝率將提高，因此 J 會偏好有 K 協助的局面，而 I 則偏好 K 保持中立，形成只有 I 、 J 對決的情況；另外當 K 提名 J ，即使 K 最後保持中立，對 J 應仍有其正面效果，因此 $b_j > a'_j \geq a_j$ 且 $b_i < a'_i \leq a_i$ 。對 K 而言， K 聯合 J 使 K 能獲得的預期報酬，應大於 I 與 J 分別投入選戰，而 K 保持中立情況下， K 所能獲得的預期報酬；至於 K 最後保持中立的情況下，不論其最初是否提名 J ，對 K 的預期報酬應沒有差別，因此 $b_k > a_k = a'_k$ 。

若 K 採取提名 J 的策略，將會導致黨內若干「騎牆」選票向 J 靠攏，因此當 K 最後一定會介入選戰支持 J 的前提下， K 採提名 J 的策略時， K 與 J 的預期報酬將較 K 開放時要來得高，因此 $c_j > b_j$ 且 $c_k > b_k$ 。但對 I 而言，則恰好相反，亦即 $c_i < b_i$ 。

綜合以上假設，在不考慮成本的情況下， K 與 J 的偏好應說是 $1 > c_k >$

$b_k > a_k = a_k' > 0$ 以及 $1 > c_j > b_j > a_j' \geq a_j > 0$ ，至於 I 的偏好順序則為 $1 > a_i \geq a_i' > b_i > c_i > 0$ ，而且 $e_k > 0$ ； $h_i > 0$ ； $h_j > 0$ ； $h_k > 0$ ； $s_i > 0$ ； $s_j > 0$ 。

三、競局者投入戰場的抉擇

本節將探討 K 的行為如何影響兩派系的決定。我們假定不管 K 採取何種提名策略 (m_1 或 m_0)， K 會介入選戰支持 J 的機率為 $r(m)$ ，它將會影響 J 堅持不退讓的機率 $p(m)$ ，以及 I 真會投入選戰的機率 $q(m)$ 。以下我們將利用倒推法 (backwards induction; Kreps, 1990 and Morrow, 1994) 分別求出 $r(m)$ ， $q(m)$ 與 $p(m)$ ，並探討 $r(m)$ 如何影響 $q(m)$ 與 $p(m)$ 。

(一) K 是否介入選戰的抉擇

首先我們將先從 K 是否介入選戰以實際行動支持 J 開始探討：當 I 、 J 雙雙投入選戰，如果 K 介入選戰，則當初採取不同提名策略下的報償 (payoff) 分別為：

$$U_k(\text{介入選戰} | m_1) = c_k - w_k - e_k$$

$$U_k(\text{介入選戰} | m_0) = b_k - w_k$$

在 I 、 J 皆投入選戰情況下，如果 K 最後保持中立，則當初採取不同提名策略下的報償分別為：

$$U_k(\text{保持中立} | m_1) = a_k - e_k - h_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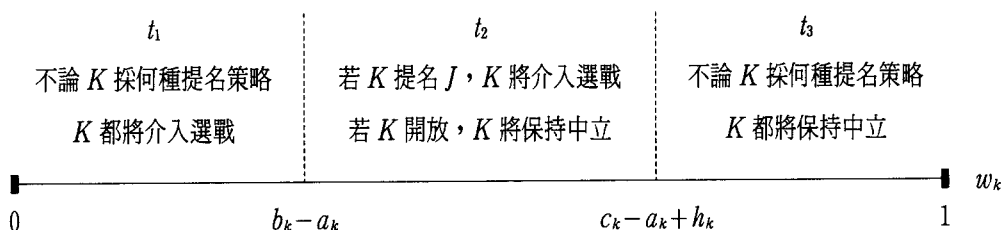
$$U_k(\text{保持中立} | m_0) = a_k$$

當 K 介入選戰所能獲得的報償大於其保持中立的報償時， K 將會投入選戰以行動支援 J 。因此，在 K 採取提名 J 的策略情況下 ($m = m_1$) 當 $w_k < c_k - a_k + h_k$ 時， K 將會投入選戰支援 J ；另外在 K 採取開放之策略情況下 ($m = m_0$)，當 $w_k > b_k - a_k$ 時， K 將保持中立不介入支持 J 的選戰。

從上述分析可知，當選戰成本 w_k 增加時， K 介入選戰的誘因將減少。當選戰成本很低時 ($w_k < b_k - a_k$)，不論 K 是否提名 J ， K 都將介入選戰支援

J ；當選戰成本逐漸增加時 ($b_k - a_k \leq w_k \leq c_k - a_k + h_k$)，會讓 K 只有在採取提名 J 的策略情況下，才會介入選戰；而當選戰成本大到一定程度時 ($w_k > c_k - a_k + h_k$)，即使 K 提名了 J ，最後 K 也將保持中立而不支援 J 。

綜合以上情況，我們將 K 分為三種類型 (type)， $t = \{t_1, t_2, t_3\}$ ，其中類型 t_1 的集合為 $t_1 = \{w_k : w_k < b_k - a_k\}$ ；類型 t_2 的集合為 $t_2 = \{w_k : b_k - a_k \leq w_k \leq c_k - a_k + h_k\}$ ，類型 t_3 的集合則為 $t_3 = \{w_k : w_k > c_k - a_k + h_k\}$ 。這三種類型如圖 2 所示。



〔圖 2〕 K 的三種類型

由於 I 與 J 並不確知 K 的選戰成本，因此 I 與 J 無法得知 K 究竟屬於哪一種類型。但若 I 與 J 對於 K 所屬類型的分配有所猜測 (beliefs) 的話，由於 I 與 J 瞭解各種類型的 K 會如何行動，因此 I 與 J 可以估計 K 介入選戰的機率。如果 K 先前採取提名 J 的策略，則 K 介入選戰的機率 $r(m_1) = r_1$ ，會等於 K 的選戰成本 $w_k < c_k - a_k + h_k$ 之機率，即 $r_1 = \text{prob.}(w_k < c_k - a_k + h_k)$ ；如果 K 先前是採取開放的策略，則 K 介入選戰的機率 $r(m_0) = r_0$ ，將會是 K 的選戰成本 $w_k < b_k - a_k$ 的機率，亦即 $r_0 = \text{prob.}(w_k < b_k - a_k)$ 。

(二) I 是否真要投入選戰之抉擇

如果 J 不願意讓「煮熟的鴨子飛掉」，堅持應依慣例輪政而不退讓時， I 面臨是否真要投入選戰的抉擇。假如 K 提名了 J ，且 J 又堅持打這場選戰，則 I 真投入選戰的預期報償 (expected payoff) 為：

$$E[U_i(\text{投入選戰} | m_1)] = r_1(c_i - w_i) + (1 - r_1)(a_i' - w_i)$$

同樣的前提下，若 I 決定退出選舉，其報償為 h_i 。因此，當 K 提名 J ，且 J 堅持不退讓的情況下，當 $w_i < r_1(c_i - a_i') + a_i' - h_i$ 時， I 會放手一搏投入這場「搶奪性」的戰爭。由於 I 的選戰成本呈單一分佈，故當 K 提名 J 時， I 投入選戰的機率 $q(m_1) = q_1 = r_1(c_i - a_i') + a_i' - h_i$ 。

同理，當 K 先前採取開放之策略，但 J 堅持不退讓時， I 真投入選戰的預期報償為： $E[U_i(\text{投入選戰} | m_0)] = r_0(b_i - w_i) + (1 - r_0)(a_i' - w_i)$

同樣的前提下，若 I 決定退出選舉，其報償為 s_i 。因此，當 K 採開放之策略，且 J 堅持不讓情況下，當 $w_i < r_0(b_i - a_i) + a_i - s_i$ 時， I 就會投入這場選戰。所以當 K 採開放之策略時， I 投入選戰的機率 $q(m_0) = q_0 = r_0(b_i - a_i) + a_i - s_i$ 。

(三) J 是否背水一戰的抉擇

K 的提名策略一公佈， J 便能計算 K 介入選戰的機率 $r(m)$ ，以及 I 投入選戰的機率 $q(m)$ ，進而用這些機率 r 與 q ，來決定是否背水一戰，以捍衛 J 「應有的權利」。如果 J 決定打這場選戰，則有 $q(m) \cdot r(m)$ 的機率成為 K 、 J 聯手對抗 I 的戰局；另有 $q(m) \cdot (1 - r(m))$ 的機率成為 K 中立而 J 單獨與 I 對決的局面；以及 $(1 - q(m))$ 的機率為 I 退出選舉的結果。

因此，當 K 提名 J 時， J 的預期報償為：

$$E[U_j(\text{堅持} | m_1)] = q_1 r_1(c_j - w_j) + q_1(1 - r_1)(a_j' - w_j) + (1 - q_1)$$

然而，如果 J 在 K 提名之後，卻選擇退出選舉，則其報償為 $-h_j$ 。因此，當 $E[U_j(\text{堅持} | m_1)] > -h_j$ ，亦即當 $w_j < r_1(c_j - a_j') + a_j' - 1 + \frac{1 + h_j}{q_1}$ 時， J 就會堅持到底，不會退讓。由於 J 的選戰成本為單一分配，因此當 K 提名 J 時， J 堅持不會退讓的機率為：

$$p(m_1) = p_1 = \min \left\{ r_1(c_j - a_j') + a_j' - 1 + \frac{1 + h_j}{q_1}, 1 \right\}^7$$

7 由於 $r_1(c_j - a_j') + a_j' - 1 + \frac{1 + h_j}{q_1}$ 可能大於 1，為確保 p_1 在 $[0, 1]$ 區間，故 p_1 呈現此種形式。

同樣的步驟，我們也可以找出當 K 採取開放的策略， J 堅持背水一戰的機率為：

$$p(m_0) = p_0 = \min\left\{r_0(b_j - a_j) + a_j - 1 + \frac{1 - s_j}{q_0}, 1\right\}$$

(四) $p(m)$, $q(m)$ 與 $r(m)$ 的關係：

K 介入選戰的機率越高，對 I 的嚇阻作用是否越高？對 J 又是否具有鼓舞作用呢？以下我們將探討 $r(m)$ 對 $p(m)$ 與 $q(m)$ 的影響。由於

$q_1 = r_1(c_i - a_i') + a_i' - h_i$ 且 $q_0 = r_0(b_i - a_i) + a_i - s_i$ ，因此
 $\frac{dq_1}{dr_1} = c_i - a_i'$ 且 $\frac{dq_0}{dr_0} = b_i - a_i$ ，因為 $a_i \geq a_i' > b_i > c_i$ ，故 $\frac{dq_1}{dr_1} < 0$ 且 $\frac{dq_0}{dr_0} < 0$ ，即 $\frac{dq(m)}{dr(m)} < 0$ ，表示不論 K 採取何種提名策略，當 K 介入選戰支持 J 的機率越高時， I 真投入選戰的機率會越低。

$$\text{另外，由於 } p_1 = \min\left\{r_1(c_j - a_j') + a_j' - 1 + \frac{1 + h_j}{q_1}, 1\right\}$$

$$\text{當 } r_1(c_j - a_j') + a_j' - 1 + \frac{1 + h_j}{q_1} < 1 \text{ 時}$$

$$\frac{dp_1}{dr_1} = (c_j - a_j') - \left(\frac{dq_1}{dr_1}\right)(1 + h_j)/q_1^2 > 0 \quad (\text{因為 } c_j > a_j' \text{ 且 } \frac{dq_1}{dr_1} < 0, h_j > 0)$$

$$\text{當 } r_1(c_j - a_j') + a_j' - 1 + \frac{1 + h_j}{q_1} > 1 \text{ 時}$$

$$\frac{dp_1}{dr_1} = 0$$

同理，我們亦可得到 $\frac{dp_0}{dr_0} \geq 0$ 的結果，所以 $\frac{dp(m)}{dr(m)} \geq 0$ 表示：不論 K 採取何種提名策略，當 K 介入選戰支持 J 的機率越高時， J 堅持不退讓的機率會越高。換言之， K 介入選戰以行動支援 J 的機率越高，對 J 的鼓舞越大， J 不退讓的機率越高，但對 I 的嚇阻作用也越大，故 I 投入選戰的機率越低。⁸

8 此一結果與 Wu (1990) 所提出的延伸嚇阻 (extended deterrence) 作用類似。

四、政黨的提名策略

提名過程往往會成為黨內衝突或權力鬥爭的主要戰場（王業立，1995: 6），在 I 可能投入選戰情況下， K 究竟應採提名 J 或開放競選之策略呢？ K 將比較提名與否的預期報償而定。如果 K 提名 J ，形成 I 、 J 雙雙投入選戰的機率是 p_1q_1 ；形成 I 識大體退出選局，只有 J 代表 K 黨參選的機率為 $p_1(1-q_1)$ ；但也有 $(1-p_1)$ 的機率會形成 J 退出選舉，只有 I 代表 K 黨參加選戰的局面。因此，當 K 提名 J 時， K 的預期報償為：

$$\begin{aligned} E[U_k(m_1; w_k)] &= p_1q_1(c_k - w_k - e_k) + p_1(1-q_1)(1-e_k) + (1-p_1)(1-e_k), \\ &\quad \text{當 } w_k \in t_1 \cup t_2 \text{ 時,} \\ &= p_1q_1(a_k - e_k - h_k) + p_1(1-q_1)(1-e_k) + (1-p_1)(1-e_k), \\ &\quad \text{當 } w_k \in t_3 \text{ 時,} \end{aligned}$$

如果 K 宣佈開放競選，形成 I 、 J 皆投入選戰的機率是 p_0q_0 ；形成 I 知難而退，只有 J 代表 K 黨參選的機率為 $p_0(1-q_0)$ ；也有可能因 J 信心不足而退出選局，只有 I 代表 K 黨參選，其機率為 $(1-p_0)$ 。因此，若 K 採開放策略時，其預期報償為：

$$\begin{aligned} E[U_k(m_0; w_k)] &= p_0q_0(b_k - w_k) + p_0(1-q_0) + (1-p_0), \text{ 當 } w_k \in t_1 \text{ 時,} \\ &= p_0q_0 \cdot a_k + p_0(1-q_0) + (1-p_0), \text{ 當 } w_k \in t_2 \cup t_3 \text{ 時,} \end{aligned}$$

定義 $\nabla(m, w_k) = E[U_k(m_1; w_k)] - E[U_k(m_0; w_k)]$ ，即 K 提名 J 與採開放競選策略兩種情況下預期報償之差。很顯然可看出，如果 $\nabla(m, w_k) > 0$ ， K 將採提名 J 的策略；反之若 $\nabla(m, w_k) < 0$ ，則 K 將採取開放之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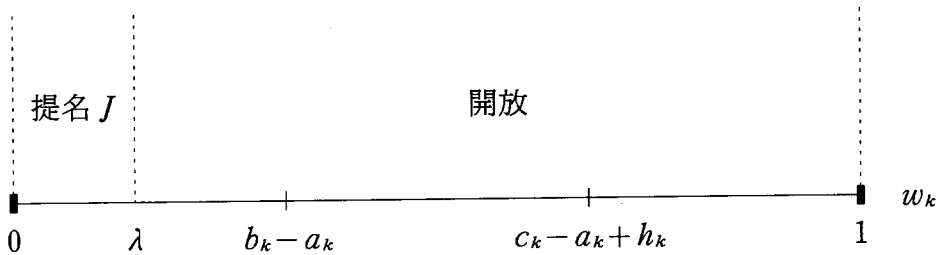
為瞭解 K 可能採取的策略，我們將 $\nabla(m, w_k)$ 對 w_k 微分，我們發現：

$$\begin{aligned} \partial \nabla(m, w_k) / \partial w_k &= -p_1q_1 + p_0q_0, \text{ 若 } w_k \in t_1 \\ &= -p_1q_1, \text{ 若 } w_k \in t_2 \\ &= 0, \text{ 若 } w_k \in t_3 \end{aligned}$$

由於 $-p_1q_1 + p_0q_0$ 可能大於或小於 0，當 $p_1q_1 > p_0q_0$ 時，表示 K 若採提名之策略 (m_1)，較採開放之策略 (m_0)，更易導致派系雙雙投入選戰惡鬥。此時，由於 $\partial \nabla(m, w_k) / \partial w_k < 0$, for $[0, 1]$ ，故 $\nabla(m, w_k)$ 會隨著 w_k 的遞增而減少，表示 w_k 越大， K 越不會採取提名 J 的策略。因此我們假設某一參數 λ ，當 $w_k = \lambda$ 時， K 不論採取提名 J 或開放的策略，對 K 而言皆無異。換言之，當 $w_k < \lambda$ 時， K 會採取提名 J 的策略；反之，當 $w_k > \lambda$ 時， K 則會採取開放的策略。所以 K 提名 J 或開放的動作一經宣佈， I 與 J 便能知悉 K 的選戰成本究竟是大於或小於 λ ，再配合對 K 類型的猜測， I 與 J 便能瞭解 K 可能的行動，從而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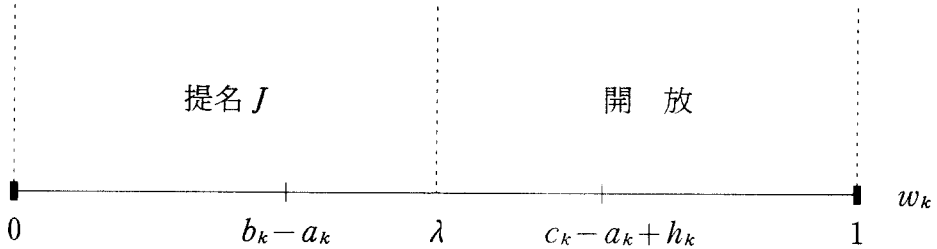
因此，當 $p_1q_1 > p_0q_0$ 情況下，我們可以找出以下五種可能的均衡：

1. E_1 ：假設 $\lambda \in t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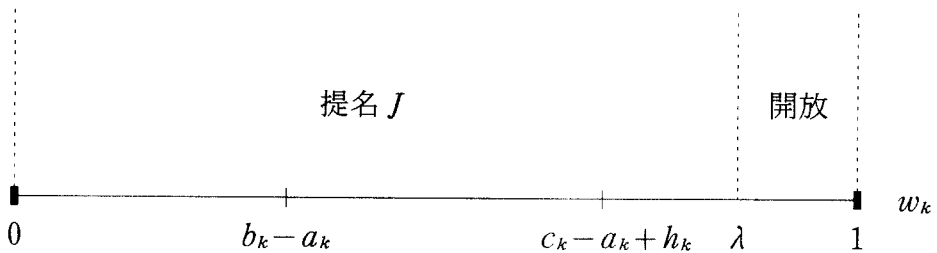
〔圖 3〕

在此情況下，由於提名成本 e_k 很高，因此 K 很可能採取開放的策略。雖然 K 提名 J 的機率不大，但 K 若提名 J ， K 一定會採取實際行動來協助 J 打這場「政權保衛戰」，亦即 $r_1 = 1$ ；但若 K 採開放之策略， K 還是有可能介入選戰支援 J ，端視 J 的聲勢或勝算而定，此時 K 仍會支持 J 的機率為 $r_0 = (b_k - a_k - \lambda) / (1 - \lambda)$ ，如圖 3 所示。

2. E_2 : 假設 $\lambda \in t_2$ 

〔圖 4〕

在此情況下，由於誠信成本很高，如果 K 提名了 J ，最後卻不予支持， K 將付出極大的代價，譬如 J 可能從此背離 K ，而成爲 K 的反對勢力。因此，只要 K 提名 J ，便表示 K 一定會採取行動支持 J 打這場選戰；但若 K 採取開放的策略時，因堅持慣例的成本不低 ($w_k > b_k - a_k$)， K 最後一定會保持中立而不介入選戰。亦即 $r_1 = 1$ ， $r_0 = 0$ (如圖 4 所示)，在此均衡下，提名與否便成爲 K 是否確定介入選戰支持 J 的一個訊號 (signal) 或指標。

3. E_3 : 假設 $\lambda \in t_3$ 

〔圖 5〕

在此情況下，由於提名成本相當低，因此即使 K 不打算介入選戰支持 J ， K 也可能採取提名 J 的策略，以期產生嚇阻 I 、堅定 J 的作用。但當堅持慣例的成本太高，高到足以抵銷誠信成本時， K 雖然提名了 J ，最後仍有可能保持中立 ($r_1 = (c_k - a_k + h_k) / \lambda$)；另外，如果 K 採取開放的策略時，因爲堅持慣例的成本太高 ($w_k > c_k - a_k + h_k$)，表示 K 最後一定會保持中立，即 r_0

$=0$ (如圖 5 所示)。換言之,當 K 宣佈開放時,便是 K 確定不會支持 J 的一個訊號或指標。

在 $p_1q_1 > p_0q_0$ 情況下,另有兩種極端的特殊均衡,我們稱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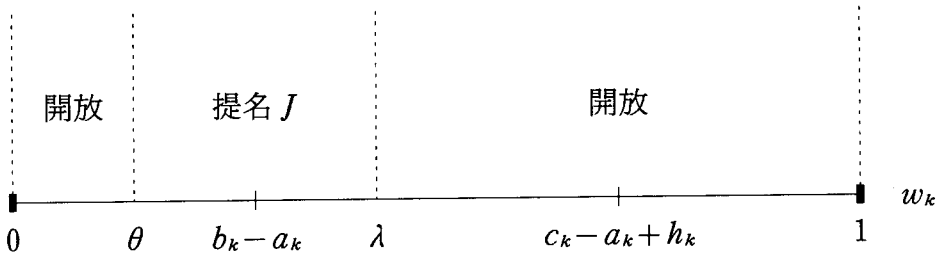
4. E_0 (當 $\lambda=0$) 與

5. E_4 (當 $\lambda=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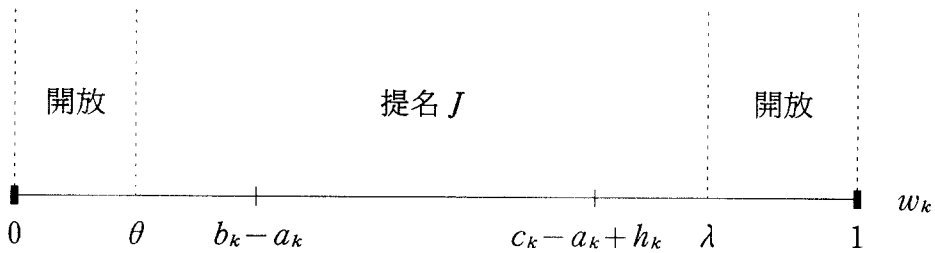
在 E_0 的均衡下,因為提名成本太高,高到使 K 若提名 J 後,一定無利可圖,因此 K 一定會採取開放的策略。此時 K 仍會介入選戰支持 J 的機率為 $r_0 = b_k - a_k$; 另外在 E_4 的均衡下,情況恰好相反,由於提名成本相當低,甚至可能為零,因此 K 一定會採取提名 J 的策略,而 K 最後會以實際行動支援 J 的機率則決定於其預期報酬與誠信成本 ($c_k - a_k + h_k$)。

如果 K 採開放之策略 (m_0) 較採提名 J (m_1), 更容易導致 I 、 J 雙雙投入選戰時,即 $p_0q_0 > p_1q_1$, 由於 $\partial \nabla(m, w_k) / \partial w_k > 0$, $w_k \in t_1$ 。表示在 $(0, b_k - a_k)$ 區間, $\nabla(m, w_k)$ 會隨著 w_k 的增加而遞增,也就是在 $(0, b_k - a_k)$ 區間內,隨著 w_k 的增加, K 提名 J 的機率也會增加。因此,我們假設另一參數 $\theta \in t_1$, 表示當 $w_k = \theta$ 時, K 提名 J 或宣佈開放,對 K 而言並無差異。換言之,在 $(0, b_k - a_k)$ 之間,當 $w_k > \theta$, K 會提名 J , 而當 $w_k < \theta$, K 會宣佈開放。

結合前面的另一參數 λ , λ 由於可能屬於 t_2 或 t_3 , 故我們可找到另外兩種均衡: $E_2'(\theta \in t_1, \lambda \in t_2)$ 與 $E_3'(\theta \in t_1, \lambda \in t_3)$, 這兩種均衡如圖 6 與圖 7 所示:



(圖 6)



〔圖 7〕

對 K 而言， K 提名 J 之用意在於嚇阻 I 且堅定 J 之奮戰意志。在 E_2' 與 E_3' 的均衡裡，如果 K 提名 J 之後，對 I 所產生之嚇阻作用大於對 J 所產生之堅定作用時， I 、 J 派系惡鬥的機會就會降低，如果 K 提名 J 的主要好處來自於對 I 的有效嚇阻，但必須付出提名成本，在此情況下，對於堅持慣例的成本相當低，低到甚至於接近 0 的 K 而言，提名成本可能遠超過嚇退 I 的好處。因此當 K 堅持慣例的成本很低 ($w_k < \theta$) 時，它可能樂見 I 、 J 之間的戰爭而採開放的策略，使 I 、 J 皆投入選戰！

E_2' 與 E_3' 的均衡裡， K 提名 J 的機率皆為 $(\lambda - \theta)$ ； K 採開放之策略，但最後支持 J 的機率皆為 $\theta / (1 + \theta - \lambda)$ ，而 E_2' 中，若 K 提名 J ， K 最後一定會以實際行動支援 J ，即 $r_1 = 1$ ，仍具有確定的訊號作用。在 E_3' 中，若 K 提名 J ，最後並支持 J 的機率為 $r_1 = (c_k - a_k + h_k - \theta) / (\lambda - \theta)$ ，便不具確定的訊號作用。我們將上述七種均衡⁹ 彙整如表 2 所示：

9 由於 $p(m)$ ， $q(m)$ ， $r(m)$ 皆經由貝氏法則計算，符合猜測系統一致性之要求；且 I 、 J 是否投入以及 K 是否介入選戰支持 J 等決策皆依期望值極大化之原則來決定，故 $p(m)$ ， $q(m)$ ， $r(m)$ 皆滿足連續均衡之條件。至於 K 的提名策略，我們可以反證法證明其亦符合連續均衡之要求：假設 $m(w_k)^* > 0$ 但 $\nabla(m, w_k) < 0$ ，表示 K 提名 J 的報償小於 K 採開放之策略的報償；若假設 $m(w_k)^* < 1$ ，但 $\nabla(m, w_k) > 0$ ，表示 K 採開放之策略的報償小於 K 提名 J 的報酬，顯然以上假設皆與 $m(w_k)^*$ 為報償極大化之策略相矛盾。在所有競局者的策略皆為報償極大以及猜測系統一致情況下，因此本均衡為連續均衡。

表 2 各種可能的均衡

均衡	θ	λ	r_0	r_1	備註
E_0		$\lambda=0$	$b_k - a_k$		K 一定採開放之策略
E_1		$\lambda \in t_1$	$(b_k - a_k - \lambda)/(1 - \lambda)$	1	K 若提名 J , 表示 K 一定會支持 J
E_2		$\lambda \in t_2$	0	1	K 之策略, 具有完全之訊號作用
E_3		$\lambda \in t_3$	0	$(c_k - a_k + h_k)/\lambda$	K 若開放, 表示 K 一定不會支持 J
E_4		$\lambda=1$		$c_k - a_k + h_k$	K 一定採提名 J 之策略
E_2'	$\theta \in t_1$	$\lambda \in t_2$	$\theta/(1 + \theta - \lambda)$	1	K 若提名 J , 表示 K 一定會支持 J
E_3'	$\theta \in t_1$	$\lambda \in t_3$	$\theta/(1 + \theta - \lambda)$	$(c_k - a_k + h_k - \theta)/(\lambda - \theta)$	不論 K 採何策略, 皆不具訊號作用

從上述均衡中可看出, 除了 E_2 均衡 (當 $b_k - a_k < w_k < c_k - a_k + h_k$) 之外, 當 K 採開放之策略時, 最後仍有可能以實際行動支援 J (如 E_0, E_1, E_2', E_3'); 反之, 當 K 提名 J , 也有可能 K 最後保持中立 (如 E_3, E_4, E_3')。換言之, 儘管提名 J 代表一種協助支援的承諾, 但當誠信成本越小時, K 越有可能背信而保持中立。同樣的, 開放的策略雖代表 K 將保持中立的訊息, 但當 $b_k - a_k$ 之差越大時,¹⁰ K 越有可能仍對 J 施以援手。因此, 我們推測在一般情況下, K 提名可視為 K 會協助 J 的訊號, K 開放也可視為將保持中立的訊號, 但在勝選 (或 K 之最大預期報價) 為最大考量下, K 仍有可能在提名 J 情況下, 最後保持中立; 也有可能是在開放情況下, 最後仍以實際行動支持 J 。

另外, 從 E_2 與 E_2' 以及 E_3 與 E_3' 的比較中, 我們發現: 在 $p_1q_1 > p_0q_0$ 情況下, K 提名 J 的機率要大於 $p_0q_0 > p_1q_1$ 情況下, K 提名 J 的機率。顯見派系雙雙投入選戰, 不見得是 K 所不樂見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 當 I 力量逐漸壯大到除非 K 協助 J , 否則 I 必能擊敗 J 時 (即 $c_k - a_k$ 越大時), 在 $p_1q_1 > p_0q_0$ 前提下, K 越會扶持 J 以制衡 I ; 另外, 當 J 力量逐漸大到除非 K 傾全力支持 I , 否則 J 即能輕易的以單獨的力量擊敗 I 時, ($b_k - a_k$ 越大時), 在 $p_0q_0 > p_1q_1$ 的前提下, K 越會採開放之策略, 鼓勵甚至暗助 I 與 J 抗衡。因此, 這樣的結果, 正印證了 K 維持兩派系的均勢之用心與企圖。

10 $b_k - a_k$ 之差越大, 表示因 K 的介入對 J 能勝選的貢獻越大, 故 K 越願意介入協助 J ; 而 $c_k - a_k$ 之差越小, 表示 K 的介入對 J 能勝選的貢獻越小, 故 K 越不願意介入協助 J 。

五、啓示性個案展示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發現 K 支持 J 的機率越高， I 投入選戰機率越低，且 J 投入選戰機率越高。而且 K 提名 J 並不全然保證 K 最後一定會全力支持 J ；即使 K 採開放之策略， K 也有可能對 J 施以奧援！尤其是爲了平衡兩派系的勢力，當提名 J 引起派系皆投入選戰機率大於開放下兩派系皆投入選戰機率時，提名 J 的機率反而大於 $p_0q_0 > p_1q_1$ 情況下提名 J 的機率。顯見 K 經常運用兩派系的均衡以掌握地方的執政權，而派系輪政也就是政黨 K 用來維持派系平衡的工具而已。以下，我們將陳述若干實例，以驗證上述分析的發現：

(一)台中縣長選舉

台中縣陳派與林派的鬥爭，四十年來聞名全省，兩派恩怨難了，纏鬥不休，後來才由國民黨訂定政治資源輪流享受的遊戲規則，緩和兩派的惡性競爭（洪春木，1996:145-146），但也經常出現派系間相互挑戰慣例的現象。例如民國七十四年縣長選舉，按慣例應由陳派陳庚金繼續執政，卻受到林派廖了以的挑戰，由於陳庚金首屆任內表現並無重大瑕疵，而且府會關係和諧，因此在提名成本與堅持慣例成本皆很低的情況下，國民黨仍依慣例提名陳庚金，並展現支持陳派連任之決心，順利逼退廖了以！這種情況又發生在民國八十二年，當時按慣例應由林派廖了以繼續連任，卻受到陳派張國照的挑戰，也由於廖了以首屆任內政績表現頗獲一般肯定，提名成本不高，因此國民黨依然依慣例提名廖了以，並積極展開協調陳派支持廖了以的工作，最後仍然成功的嚇阻了陳派的加入戰局！¹¹ 這些現象正足以說明 K 支持 J 的機率越高，態度越堅定， I 投入選戰的機率便越低， J 也將越堅定地投入選戰。

11 廖了以競選連任時，陳派曾有反彈動作，但最後還是有一部分力量依遊戲規則給予支援（洪春木，1996:151）

(二) 台南縣長選舉

民國七十四年，山派的楊寶發即將屆滿，在山海派輪政的不成文規定下，理應由海派執政，而國民黨確也事先規劃了海派的黃正雄，準備提名黃正雄角逐縣長選舉。但在黨內的評鑑過程中，計有洪玉欽、胡雅雄、李宗仁、謝崑山與黃正雄等十人出馬角逐黨內提名；歷經黨內意見反應及幹部評鑑後，胡雅雄竟衝至第一名，海派被列為規劃人選的黃正雄成績卻遠落後在胡雅雄之後。

如果按照黨內競爭的成績，理應提名胡雅雄，但卻違背了山海派輪政的慣例。因此，使國民黨的提名策略受到極為嚴厲的考驗。海派面臨黃正雄初選成績不佳劣勢下，最後協調李雅樵代表海派參選，與胡雅雄競逐黨內提名。

就在國民黨陷入提名兩難的時候，當時號稱黨外人士的陳水扁宣佈返鄉參選。這個爆炸性的訊息，讓海派更理直氣壯地要求國民黨不能提名胡雅雄，並揚言，如果國民黨違背輪政的慣例提名山派候選人，海派不排除倒戈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提名成本對國民黨而言，可能因為提名胡而使海派硬幹或倒戈，也可能因為提名海派而使山派倒戈而付出慘痛的代價，也就是讓陳水扁坐收漁翁之利。因此，國民黨決定開放競選，運用「山海夾殺」、「移山倒海」策略，壓縮陳水扁競選空間（劉金清，1996:231），國民黨雖一開始採取開放競選之策略，但由於國民黨在等距輔選的表現上，一直相當用心，以致兩派都能接受這種輔選模式，而沒有太多的反彈情緒（國民黨堅持慣例支持海派的成本不高）。因此國民黨仍在最後關頭，暗助屬海派的李雅樵當選縣長。¹² 呈現了開放情況下，仍支持 J 的現象。

(三) 苗栗縣長選舉

苗栗縣的地方自治史，是一部地方派系主導政壇的發展史，四十餘年來如斯，也發展出黃、劉兩大派系交替主政的「慣例」（何來美、黃敏中，1996:

12 國民黨雖對外宣稱對山、海兩派實施「等距輔選」，但據當時參與輔選工作的文宣人員表示，國民黨仍在最後以黨部能夠掌握的票源支援較有勝算的李雅樵。

131)，民國八十三年，依慣例應由屬黃派的張秋華連任，但卻遭到同屬黃派的何智輝挑戰，何智輝聯合劉派向張秋華挑戰，隱然成爲一股相當大的勢力。何智輝與張秋華雖同屬黃派，但因何智輝結合劉派勢力，國民黨提名了張秋華，但最後卻被何智輝挑戰成功，擊敗了張秋華！此一結果雖未呈現 K 提名 J 未必支持 J 的現象。但從另一角度觀察，由於何智輝亦屬國民黨籍，且當時民進黨籍候選人傅文政，經評估實力根本無法威脅國民黨，換言之，不管張、何兩人誰當選，依然是國民黨的政權，也就是 K 的提名與堅持慣例之成本不高，即使支持張秋華失敗，苗栗縣依然是國民黨的囊中物，而且何智輝也終將重回國民黨之懷抱。¹³ 因此，國民黨究竟使了多少力支持張秋華，不免令人生疑！如果國民黨真使上了全力支持張秋華，何智輝能否挑戰成功，仍是一個謎！

(四)花蓮縣長選舉

花蓮縣在國民黨的主導下，爲了安撫地方和諧，幾乎不成文的形成了由閩、客在政壇上輪流分治的傳統（李中弟，1996:276）。民國七十八年，屬閩籍的陳清水尋求連任，遭遇到客籍的吳國棟挑戰。依當時情況研判，如果國民黨依慣例提名陳清水，吳國棟很可能不會投入選戰（ $p_0q_0 > p_1q_1$ ），但國民黨卻採開放之策略，結果陳、吳兩人雙雙投入選戰，而且國民黨也力保中立立場，最後結果吳國棟擊敗陳清水，登上縣長寶座。呈現出在 $p_0q_0 > p_1q_1$ 情況下，國民黨仍採開放之策略，使陳、吳兩人雙雙投入選戰角逐的現象！爲何國民黨在提名與堅持慣例成本皆不高的情況下，不提名陳清水？甚至在最後保持中立呢？依當時情勢研判，陳清水之力量有如中天，國民黨此舉打破了閩客輪政慣例，用意在於均衡閩客之間的政治權力，正印證了輪政只是政黨用來平衡派系力量，易於掌控的工具而已。一旦派系間勢力重整，而有一派獨大之疑慮時，國民黨也不惜打破慣例，因爲政權才是國民黨最大的考量。

13 雖然選後國民黨開除了何智輝的黨籍，但他上任後，仍與黨部維持相當的關係，84年立委選舉，國民黨仍提名他的太太王素筠參選，而且也順利當選（何來美、黃敏中，1996:141）。而且國民黨更在86年7月正式提名何智輝參選下屆苗栗縣長。

六、結論

本文以競局理論模型，透過連續均衡概念，發現唯有當決策者提供資源的成本位於適當區間的情況下，決策者的策略性表態，才具有完全的訊號作用。我們也發現，政黨透過派系輪政，充分掌控派系，並進而鞏固政權，但當派系力量發生變化，而有一派獨大之虞時，政黨也不排除打破慣例，以維持派系均勢，相互制衡之可能。換言之，派系輪政只是政黨操控派系的方式之一，打破慣例也是政黨操控派系的另一種形式，端視派系之相對力量及外在威脅的大小而定。以下，我們將本文的主要發現與結果，重點整理如後：

1. 政黨 (K) 支持輪到該執政之派系 (J) 的機率越大，態度越堅定，則挑戰派系 (I) 投入選戰的機率越低，即 K 的態度展現了嚇阻的作用；同時，也越堅定派系 J 投入選戰爭取其該輪到執政機會的意志。此一結論，見諸過去國民黨威權時代提名 J ，大多數 I 都不敢輕易嘗試；以及本文提及之台中縣長 74 及 82 年選舉情況，可作為佐證。

2. 當 K 堅持慣例的成本不太高，也不太低的情況下 ($b_k - a_k < w_k < c_k - a_k + h_k$) K 提名 J 與否，可作為 K 是否會以實際行動支持 J 的確定訊號，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 K 提名 J 代表 K 最後一定會支持 J ，但當 K 採開放之策略時，則代表 K 最後將保持中立。

3. 即使政黨採取開放之策略，在 K 堅持慣例的成本頗低時 ($w_k < b_k - a_k$) 仍有可能以實際行動支持 J ($r_0 \neq 0$)。在民國七十四年的台南縣長選舉裡，我們也的確發現， K 雖一開始採取開放競選之策略，但由於 K 在等距輔選的表現上，一直相當用心，以致兩派都能接受這種輔選模式，而沒有太多的反彈情緒 (K 堅持慣例支持海派的成本不高)。因此呈現出在最後關頭， K 仍將機動票撥給海派的李雅樵，以實際行動支持 J 的現象。

4. 當 K 堅持慣例的成本太高時 ($w_k > c_k - a_k + h_k$)，政黨提名 J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會以實際行動支持 J ，但在勝選之考量下，如果誠信成本不太高，仍有可能在最後保持中立，此現象雖未見於台灣選舉的實例上，但以八十二年的苗栗縣長選舉結果觀之，如果國民黨真盡全力支持張秋華，何智輝

是否真能挑戰成功仍值得懷疑！

5. 派系雙雙投入選戰，不見得是 K 所不樂見的局面。因此當提名 J ，比較容易導致兩派系皆投入選戰時， K 反而採取提名的策略。而當 K 開放，比較容易導致兩派系皆投入選戰時， K 反而採取開放的策略。此一結果，似乎意味著 K 有意藉著派系輪政，維持兩派系的勢力均衡！因此當 I 力量大到可以威脅輪政慣例時， K 越要扶持 J 以制衡 I 的可能獨大；而當 I 的力量不大時，反而會以開放之策略，讓 J 倍感威脅！

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份

王振寰

1996 《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出版社。

王業立

1995 〈我國政黨提名政策之研究〉。台北：戰後台灣政治研討會。

李中弟

1996 〈花蓮縣：族群情節多糾葛，山頭爭鬥少聽聞〉，見張崑山、黃正雄（編），《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頁 257-280。台北：聯經出版社。

何來美、黃敏中

1996 〈苗栗縣：劉黃兩派輪流主政，國民黨一黨聲勢獨大〉，見張崑山、黃正雄（編），《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頁 131-144。台北：聯經出版社。

洪春木

1996 〈台中縣：林陳恩怨如過往，第三勢力成氣候〉，見張崑山、黃正雄（編），《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頁 145-156。台北：聯經出版社。

陳東升

1995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巨流。

陳華昇

1993 「威權轉型期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台中縣地方派系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光明

1994 「台中縣地方派系權力結構轉變與運作」。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德福

1990 〈選舉、地方派系與政治轉型〉，《中山社會科學季刊》，5(1):84-96。

劉清金

1996 〈台南縣：國民黨面臨硬仗，民進黨日漸茁壯〉，見張崑山、黃正雄（編），《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頁 231-238。台北：聯經出版社。

二、英文部份

Kreps, David

1990 *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eps, David and Robert Wilson

1982 "Sequential equilibria", *Econometrica* 50:863-894.

Morrow, James

1994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deshook, Peter

1986 *Game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well, Robert

1987 "Crisis Bargaining, Escalation, and MA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3):717-735.

1988 “Nuclear Brinkmanship with Two-side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1):155-178.

Wu, Samuel S. G.

1990 “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4:531-552.

Party Nomination Strategy and Faction Alternation in Taiwan's Local Politics — A Game Theoretic Analysis

Hui-chung Yao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 models the recent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ling Kuomintang (KMT, or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its local factions as an example of a “three-persons, sequential, in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 By utilizing the solution concept of “sequential equilibrium”,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KMT is constrained in the use of “signaling” as its strategy to dominate factions in local politics. However, strategic signaling can be most powerful when the “election cost” to the KMT is perceived to be within a certain range. In this case, the KMT has its best opportunity to manipulate local factions such that the KMT's political dominance can be preserved through the well-known phenomenon of “faction alternation” in Taiwan's local politics.